

今人读清康熙间钦定《全唐诗》，知其渊源有自。所据者何？一为季振宜《全唐诗》七百十七卷，当时虽未刊行，然海峡两岸尚存三部，台湾存者为初稿本，北京故宫存抄清奏进本，此两本已经影印；中国国家图书馆尚存一本，多年前河南大学孙方教授曾撰文介绍。二是明季海盐胡震亨辑《唐音统签》一千又三十三卷，清初刊行者仅戊、癸二签，故宫存全帙，世纪交替之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，学林宝重。胡、季两书问世，学者得以明了清编《全唐诗》何以能在年余时间内完成全书编刊，所涉各诗之来源、文本以及真伪、残缺、存佚诸端，也得大体明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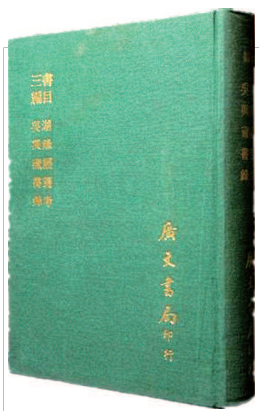
明人尊唐，欲汇全部唐诗为一编，较早有黄德水、吴琯《唐诗纪》，惜仅完成初、盛一百七十卷。继起者除胡震亨为世熟知，另有归安（今浙江吴兴）人茅元仪（1594—1640），则世几无知者。元仪为编选《唐宋八大家文选》者茅坤之孙，幼喜读兵、农书，长知国家多难，尤用心当世之务与用兵方略。曾入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幕府，后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用，升至副总兵。获罪遣戍漳浦，郁郁而终，年仅四十七。元仪著述颇多，最著者为《武备志》二百四十卷，分《兵诀评》《战略考》《阵练制》《军资乘》《占度载》五部分，为古代兵书军史之集大成著作。

茅元仪曾辑《全唐诗》，仅见清人郑元庆辑《湖录经籍考》卷六，存其自撰《凡例》一篇，得以略存端委。此节卷端有题记云：“元仪辑此书，颇费苦心。先之者东生范氏也。范既没，元仪得而辑成之。会国变，稿俱散亡。或云，存白门，已为他人窃去。幸其《凡例》刻于四十集中，为录之。”当即郑氏所撰。据此可知，一、茅氏因范洵东生初有此辑，未完而歿，茅继续

濠上漫与

述茅元仪《全唐诗》

■陈尚君



▶《唐音统签》

▶《湖录经籍考》，郑元庆撰，广文书局1969年初版

▶季振宜《全唐诗》及内页



而得完成。二、茅卒于崇祯十三年，即甲申国变前四年，书稿未刻，遇动乱失去。白门即今南京，所谓“为他人窃去”，仅属揣测，并无确证。今知季振宜辑唐诗，缘起于钱谦益初有此编，而今存季稿编次过程清晰可见，未见钱编面目。是否隐指钱、季，不得而知。

从《凡例》来说，凡十二则，内容很丰富，可据以了解已亡逸之全书大概面貌。

编次动机。茅氏云：“此书创意，愤《诗纪》之偏驳，《品汇》之鄙陋，于曹氏十有其四继之。”即欲纠正黄德水、吴琯《唐诗纪》、高棅《唐诗品汇》之偏失，于曹学佺《石仓历代诗选》则有十分之四的继承。其实《诗纪》仅完成初盛唐，后续未竣，不能说偏驳；《品汇》为选本，曹书为历代通选，取径各各不同。茅氏立说偏颇如此，总不脱明人习惯。

茅与范洵之先后从役及进展情况。茅氏云：“仆与范氏搜求寰中，难过赵璧，稍逾其六。无论发秘阐幽，即唐之前叶，具载《诗纪》者，代逾人，人逾诗矣。范氏瘁死于此，仆加以编纂刊对，又复十年，而异书善化，秘籍长湮，所及知其名，未见其书者，尚盈百种，何况并湮其名者耶。”知两人前期有所合作，前半以《诗纪》为基础，稍有增加。范死后，茅独事十年，未见其书者尚过百种，似乎未能最终写定。

以人存诗，不分四唐。《凡例》第一则，即批评《品汇》之以初、盛、中、晚分唐为四期，以为“后人强目之名”，并说“调有变迁，因年以转，其积渐成，异如乡音”，即虽风气随时变迁，但各人又有所不同。“故辑此书，全泯此名。”

首以乐章，兼收诗余。所谓乐章，是包括郊庙乐府与鼓吹、

清商及新乐府在内的人乐作品，部分曾施于廊庙，奏于宫廷，其尊崇非民间作品可比拟，历代总给予尊崇。从古体到近体，发展为燕乐歌词，茅氏认为六朝到唐初的作品，不必强分古、律。类似的是，“诗余在唐，未可云词，犹五言近体在隋，未可名律也。”虽判断粗糙，但却为通盘审读文本后的通达见解。

正编分为六部：“曰君、曰臣、曰僧、曰女、曰幻、曰杂。”君、臣、女三部较易理解，茅氏未作进一步说明。有僧而无道，其实是将道附于僧，“道之不能与僧并也，以其人常半出也。且道之诗，亦无异焉，非如僧之蔬笋终不能忘。”知僧、道为二，又说道士多居出家与居俗之间，诗则与僧无别，少些蔬笋气而已。虽不伦，亦为一说。至于幻部，他说：“心幻之为仙为鬼为妖为怪，岂能一一核哉？总之

曰幻，听之而已。即有托，亦幻之而已，其诗体固叔敖之衣冠也。”唐人小说中之此类诗，有确有其人之怪异事，有故幻其说之虚构事，编次文献者处理为难。如胡震亨将神仙鬼怪独立成编，为《全唐诗》继承，近人编《全宋词》，以宋人依托神仙鬼怪立目，其实均不如茅氏此说之通达。关于杂部，茅氏说：“曰杂者，则爵里莫考，时代莫详，以及联句、嘲戏等类，尽以隶焉。”又说：“有句可传，尽归阙文。如其人生平止有句而无全章者，则入杂部。”“谣谚等类，在古称要格，至唐则渐微，亦归杂部。”既包括了作者之世次生平不详者，也包括联句、谐谑一类作品，还包括仅存残句而无全篇者，其他作者不明之各种无名氏诗篇，包含歌谣谚语谶记之类，也一概存此。

其他处理。一是跨代作者，他认为虞世南诸人在隋作诗，《隋纪》已收，即不取；花蕊夫人旧传是后蜀孟昶妾而入宋者，他也不收。二为兼存诗序。《诗三百》之大小序对解读诗篇之重要，略知中国文学者皆可理解，茅氏“求明其义，亦仿其凡”，可谓有识。但有些序过长，太占篇幅，茅氏认为“于诗为架迭，于文为离美”，作为不收的理由，也可说通。三是不附本事，认为有《本事诗》等书在，可以另参。

茅元仪编《全唐诗》，相信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，失传当然很可惜。就仅存的《凡例》来说，其编次显然与存世的胡、季二书有很大不同，其设想与体例颇有超越他那时代者，但从文献取资、文本写定到诗分六部，似乎仍不能摆脱明末的主流学风。所收诗的数量不详，考订能否精密亦不明，但就《凡例》所述，似乎也还没有达到胡、季两书与钦定《全唐诗》的水平。

梁晓声先生至今还没有用电脑，一直坚持用笔写作。我曾几次见过他的手稿，端庄大气的方块字，一排排列在稿纸上，好像一个个精神十足的军人等待着检阅。他的字一笔一划，严肃中有流畅，流畅中又不失锋芒，是典型的文人字，让人赏心悦目，获得艺术的享受。

先生的钢笔字漂亮，毛笔字也颇有韵味。我见过梁先生的书房挂有两幅自书的毛笔字，典雅，严整，有气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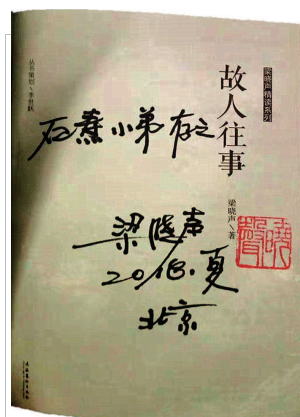
一直想请先生赐字，但难以开口。一次拜访先生时，我带着一张巴掌大的宣纸，想请先生用油笔写几个字留念。先生见状对我说：“在宣纸上写字需要心情和气力，今天写不了了，把纸留下来，以后我一定给你写，好不好。”说着先生就把纸夹在一本杂志里。听梁先生如此说，我对“讨字”一事就不抱太大希望了，心中不免有点失落。

几个月后，我打电话给先生，没想到先生接过电话就说：“毛笔字我给你写好了，你有空过来拿吧，这几天都可以。”我迫不及待地直奔先生家去取字。

先生把写好的字拿出来给我，我一看纸张比之前那张大了好几倍，四个铿锵有力的大字“教书”“育人”分别写在两张宣纸上。回家后，我即刻装裱起来，哪知装上框的字更大了，家里实在找不到可悬挂这两幅字的地方，心中怅然。想想这么来之不易的书法，闲置下来实在可惜，也对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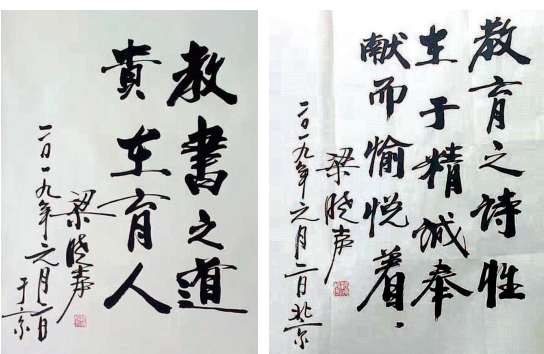
请梁晓声题字

■石焘



▲梁晓声《故人往事》题签

▼梁晓声题：教书之道贵在育人；教育之诗性在于精诚奉献而愉悦着



住先生的厚爱。思来想去，我把这两幅字送给了高中语文老师，他有自己的工作室，正需要书法来装点一番。

梁先生的亲笔赠字就这样送人了，虽然送给自己的老师，内心依然有点失落。突然，心中又一个想法袭上心头：请先生再写一幅！我把事情的原委编成短信，发给了梁先生。

几个月未联系，将近年关，打电话给先生。先生一听是我，立刻就说：“你要

的字我写好了。找时间过来拿吧，明天就可以。”

听先生说已为我写好了字，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真想立刻就见到先生，欣赏先生的字，与先生聊聊天。但那几天临近期末考试，实在腾不出时间去先生家，只得说过些日子再去打扰。先生慢条斯理地回答：“好，好！”

半个月后终于闲暇了。头天晚上我打电话，先生说：“这几天都在郊区陪生病

的哥哥呢。有事的话只能到郊区来找我，写好的毛笔字也不在身边。”看来取字的愿望要落空了。但我想，见见先生聊几句也是一种精神的滋养。我说：“没关系的，我去郊区看看您吧，字可以以后再取。”先生答应了我的请求。

第二天上午，电话突然响了，我一看是先生。先生说：“下午能不能带一盒印泥来，上午我又给你写了两幅字，但因为没带印泥没法钤印。你来一趟太远，这样顺便就可以把字带回去了。”那一刻，我的内心就不是用“高兴”“欣喜”“激动”可以形容的了。

到先生郊区的寓所已是下午，冬季的阳光照在身上，也照进我的心头，暖暖的。进了先生的家，先生用他那一贯温和的声音招呼我，让我看刚写好的字。我一看漂亮的楷书就像先生为人那样，沉稳厚实又不失灵秀和大气。第一幅写的是：教书之道，贵在育人；第二幅是：教育之诗性在于精诚奉献而愉悦着。

这两幅字，先生显然是为我这个语文教师度身而题，其实也蕴含着他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尊敬与欣赏。捧着这两幅字，内心深处一股股信念和力量涌动起来。

对于我的屡屡叨扰，先生毫无厌倦之色；对于我的几番请求，先生则是求必应。读先生的文，观先生的字，想先生的为人，油然而生“文如其人，字如其人”之感。